

中国好
眼睛双



赵
毅
衡

昆德拉的名言已经被人重复得太多：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他发笑前最好明白：

人类不思考，上帝就消失。

赵毅衡

好一双中国眼睛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好一双中国眼睛/赵毅衡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336-6699-6

I. ①好…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5271 号

书名: 好一双中国眼睛

作者: 赵毅衡

出 版 人: 朱智润 策划编辑: 何 客 责任编辑: 何焕生
责任印制: 何惠菊 内文版式: 张鑫坤 封扉设计: 刘运来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51) 58594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699-6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	辑一 批评，另类的
3	人类不再瞻前顾后
6	思考的无用之有用
9	对抗议的抗议
14	读者之死
18	“反贺岁片”
21	过程的快乐
25	大学中方言的地位

31	中国人学美国人太容易
35	中国人如何想象未来
40	贫困的标题
46	情色小说，女性专利
50	关于颁发“慢写文学奖”的建议
53	票友时代
57	三十年前读禁书
62	三十四十，如狼似虎
66	独木桥上的民族
69	晕书综合症
73	辑二 读洋书的多种危险
75	好一双“中国式眼睛”
84	父辈的朋友新批评派
90	英国人如何读书

99	谎不惊人死不休
104	谁能为奈保尔辩护
114	帕慕克为中国人写的书
117	在华集中营与文学
123	大胆出诗人
129	当个知识分子应当害臊
134	伊恩·麦克尤恩：大学才子今何在
138	鸡汤谁先喝
141	布斯的修辞社会
148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人生
155	辑三 读中国书的诸般不是
157	“革命”与“色情”：新“茅盾故事”
163	发现一位诗论家：邵洵美
170	何必为一把小葱走一次人生：忆陈敬容

185	寻找神性：读史铁生
208	一度好斜阳：追思吴方
221	真理让女人走开
226	一门新学科的诞生
229	超越比喻的比喻
232	爬行的身体能飞翔
237	小聪明主义：从西方诗说到当代中国诗
245	翻译要谈，不翻译更要谈
250	症状的症状
254	改变颜色的风
258	第四次敦煌书写
266	看过日落后眼睛何用
271	辑四 书八戒
273	在那写论文的快乐时光

278	爱上形式
284	窥者能看到什么
290	我怎么会写起小说来的
294	为了归来的告别
299	有一条河叫豌豆
303	为不严肃的文学史辩护
311	比较西学

辑一 批评，另类的

人类不再瞻前顾后

昆德拉的名言已经被人重复得太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岂不知上帝也是人类思考的产物，上帝发笑前最好明白：人类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

人看着日出日落，潮来汐去，原始时代的人裹树叶为衣，在树荫底下琢磨道理。那时的思想者掉头向过去看，苦苦思索的是人类世界的来由，有了来由，人类活在这世界上才不是偶然。各民族的大思想家，想的都是源头问题：世界和人类是如何开头的。因此人类各部族无不有创世纪。希腊人认为是赫克力思吸到朱诺的奶头，而有奶河（银河），中国人认为是女娲抟泥为人，犹太人的耶和华七天创世，都是中规中矩的源头考究。《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是在追索源头，最抽象也最高明。人类在这时绝对是微小的，不是舞台中心：当时的思想者关心整个宇宙，人是神话舞台上的尘土。

文明成形了，思想者开始思考人生如何终结，人类世

界如何终结。那时文明已经发展，人无法忽视自己生性作恶。如何让恶最终得到惩罚，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此时的思想家，个个迷恋于找出人的救赎之道，这就是哲学史家津津乐道的“轴心时代”——世界范围内的超越思考时期：全世界伟大的宗教，都在公元前八到三世纪诞生。宗教要回答的是人类的结局：何人升天，何人入地狱，在地狱里应当给予何种惩罚，或是转世投胎得到报应。如果一次死亡不能解决一切善偿恶报问题，那么就要等《启示录》四骑士履及剑及，耶稣二度降临，或是弥勒降生，在世界结束时，从坟墓里抓出死者，一切人都得受审。

宗教虽然也从神话那里保存了起源之说，大多保留着前人留下的创世神话，但是创世似乎并非宗教之必须。佛教从来没有说清楚世界多少亿个“劫”之前的源头，但是佛教对未来是一丝不苟的。

到了现代，“科学”的累积型发展，使历史有了“方向性”——这就是“进步观”。人忽然明白自己是自身历史的创造者，思想的本位，存在的出发点。达尔文的历史借生存竞争而进化，黑格尔的历史朝着绝对精神螺旋上升，马克思的历史靠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完善。人类成为世界的当然主宰，历史就是人不断改造世界的“进步”历史。

这是人类思想最快乐，行为却最猖狂的一段时期。借进步之名，几百万人可以用毒气杀得，死几千万人的仗也打得。当然，人类吃光地球的本领也空前绝后：整个世界

已经像个被白蚁蛀空的大树，面目全非。人类文明发展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倒也是进步应当付出的代价。

于是我们到了当代，在大多数国家“进步”已经声名狼藉。我们对起源已经不感兴趣：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万物如孙猴子都是爆出来的；我们对未来也失去了兴趣：恶人善人未来都吃麦当劳，喝星巴克。对吃喝玩乐不感兴趣的弥勒佛或耶稣，缺乏娱乐价值，再度降临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人注意。

那么当今的哲人想什么？想“当下”的意义。想人类历史已经不需要方向，想存在如何先于本质，想符号已经只指向自身，想结构如何像翻麻将牌一样地产生本真，想一切可能的规律都被推翻或“悬置”，人类彻底解脱的痛快。

没有必要指责思想家们不负责任，人类瞻前顾后已经太久，人类追求一个方向也已经太累。思想家与平头百姓相同，看着今日杯中尚有余酒，就不妨自得其乐地点头，对此，海德格尔有漂亮的说法：生存是“诗意地栖居”。既然生存的本质是诗意的，就不可能说清楚，说清了反而煞风景。人苦思了几千年生命意义何在，最后的结果是一个酒嗝：“难得糊涂。”

思考的无用之有用

学以致用，想起来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导，听起来也是不言自明之理，自我澄明无须讨论。我们每年填表格，对“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本课题解决国家、行业、区域重大需求的预期贡献”等等，照例都能说上一通。或许我们心中只是应付差事：上级喜欢读这种表格，实际上我们没有别的理由自辩。

学必致用，是儒家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儒学在历史上变成经世致用之学，实用精神已经深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很多人认为理学“失于空疏”，实际上依然是儒家实学。例如理学各家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易，各有所辩难，弄得当代思想家也不得不接着谈。知行必须合一这一点，却无需辩论不言自明。程朱讲“知先行后”，王阳明要求知行并进，要求“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程朱比王学清醒：他们至少把知行分作两桩事去做，把“知”隔出来追求。

但是，刨根究底问一句：究竟为什么必须“行其所知”？我们对此几乎从无质疑。个中原因，是中国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知行若可分离，思索就不必济世，作为读书人，人格已破产。学与用若可以分离，学者就错用特权，忘记为国家谋福利。

翻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事例：真正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顺便也使国家成为文化强国的），往往是不切实际、无关功利的理论：数学如此，物理如此，哲学如此，艺术更是如此。需要固然是发现和发明之母，但好奇心，却是求知更重要的更持久的推动力。

而且，好奇心能让研究者不满意发现，而作抽象的普遍规律的思考。对现象后底蕴的兴趣，能促动人寻找适用任何场合的普遍规律。我们引以为傲的指南针等三大发明没有发展成三个学科。《梦溪笔谈》已经看到磁石指南“莫可原其理”，但就是未深究下去。祖冲之的圆周率七位计算，其说为“径一丈周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丝六忽”，如此表现方式，也可能源于实用，但是天才的思索，也就很难延续下去。

拒绝抽象的习惯，植根于实用精神：使中国思想满足于意义的在场性，不去作普遍化的追寻。抽象的结果，有可能具有开拓出新的体系那样的大用，但哪怕最终依然是思想游戏，也不是坏事。对于思索，不能以有无实用价值论之。

即使在中国，也有看出知行不必合一的人。老子主张“知其白，守其黑”；庄子求“无用之用”；佛家则认为“智慧”是解脱之道。现代性在中国萌芽时，谭嗣同要求“贵知不贵行”。他认为真正的思想领袖，“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行之”。“五四”之时，实用救国的需要越发迫切，二十年代中期，周作人已经提出“礼赞希腊人的好学……纯粹求知而非实用”。如此超越实学的知行观，在中国历史上前后辉映，难能可贵。

据说曾经有一个学生问柏拉图：你的学问有什么用？柏拉图听后给他钱，叫他离开学院。中国当代学术要纠偏，没有必要走得那么远，毕竟中国科学技术界还要赶超许多先进技术。中国人完全不必担心过分虚空的学问泛滥，国家体制和商业社会，会极其迅疾有效地把研究者拉回实用。而要改造对过于求实的学风，需要学界对中国学术历程认真反思，在学院内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学风。

幸亏，中国学界目前已经非常庞大甚至拥挤，在研究者人数上，在刊物数量上，在学术资源的投入上，都已经可以而且应该允许（先不必说鼓励）一部分人作“无用”的思考。哪怕现在看起来无用，哪怕最后也证实为无用，有利无弊。相反，大家拥挤着做有“立竿见影”实效的学问，已经证明创见甚少，行之不远，重复低效，浪费资源。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允许学术非功利”这一步再不走，就太晚了。

对抗议的抗议

香港和菲律宾发生了大规模抗议示威，原因是香港作家陶杰写了一篇乱开玩笑的文字，其中说菲律宾是“仆人之国”。菲律宾人对“辱菲”血脉贲张地抗议已经历有年矣：二〇〇七年十月，美国ABC播放连续剧 *Desperate Housewives*，其中调侃菲律宾培养的医生，菲律宾卫生部长写信去抗议，ABC道歉并同意重播时删去有关台词；二〇〇八年九月，英国BBC一部喜剧，其中有老板教菲佣做性挑逗动作，也引发菲律宾人的强烈抗议，BBC随后也公开道歉。陶杰精通英文，消息灵通，应当明白菲律宾人容易被得罪。不过，谁知道，也许他就是有点这个穴，闹个大名鼎鼎？然后道歉再弄个曝光？

我总觉得，如果有哪部艺术作品得罪了某些人，观众首先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明知会被得罪，偏偏要去看，而且看到底，而且反复看直到让自己怒不可遏。例如我，我受不了大胡子吻小胡子。但是我有办法：一看屏幕上有两